

柳青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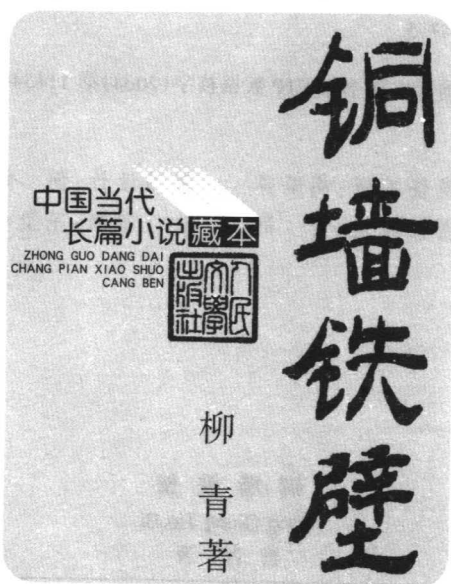
中国当代
长篇小说藏本

ZHONG GUO DANG DAI
CHANG PIAN XIAO SHUO
CANG BEN



铜墙铁壁





人民文学出版社

(京)新登字 002 号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铜墙铁壁/柳青著. - 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 2005.1
(中国当代长篇小说藏本)
ISBN 7-02-004918-4

I. 铜… II. 柳… III. 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4)第 114546 号

责任编辑:胡玉萍 装帧设计:何 婷
责任校对:方 群 责任印制:王景林

铜 墙 铁 壁

Tong Qiang Tie Bi

柳 青 著

人 民 文 学 出 版 社 出 版

<http://www.rw-cn.com>

北京市朝内大街 166 号 邮编:100705

北京中印联印务有限公司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字数 157 千字 开本 880 × 1230 毫米 1/32 印张 6.375 插页 3

1951 年 9 月北京第 1 版 1976 年 4 月北京第 2 版

2005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 - 10000

ISBN 7-02-004918-4

定价 11.00 元

出版说明

新中国成立至一九六六年,是我国长篇小说创作出版的一个高潮期。十余年间,有大批作品问世,其中数十部影响广泛,极一时之盛。这些作品坚持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创作原则,以满腔热忱和质朴的表现方法,讴歌了土地革命战争、抗日战争、解放战争及社会主义建设等不同历史时期我国人民艰苦卓绝的奋斗历程和蓬勃向上的精神风貌,代表了那一时期我国长篇小说创作的最高成就,在中国当代文学史上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它们以特有的魅力,影响了几代读者,经历了时间的淘洗,流传至今。为了较完整地展现当代长篇小说发展的源流和那一时期的长篇小说创作面貌,我们特编辑出版“中国当代长篇小说藏本”丛书。

一、丛书以我社上个世纪五六十年代出版的“长篇小说选拔本”和九十年代出版的“红色经典”系列作品为基础,尽可能地集纳更多的优秀作品。

二、丛书作品出版时间,大致在一九四九年至一九六五年之间,个别多卷本作品的出版过程较长,超出了这一时段。

三、由于多种原因,一些作品曾有多种修订本,此次出版,选其较优版本,并参照其他版本进行校勘。

四、谨向对丛书出版给予支持的作者、作者亲属和有关出版单位致以谢忱。

人民文学出版社编辑部

2004年12月

第一章

早饭后，老葛同志从村东头一个砖瓦大门出来，头上戴着旅行用的大帽檐草帽。他后边跟着出来两个穿灰干部服的中年人，他们是中共米脂县县委书记和县长；因为防空，县级机关搬到城东十五里的这个大村庄。

下了大门外面的台阶，三个领导同志在下边有条小河的村道上，向村西头走去。

走在老葛同志左边的米脂县县长本地口音，告诉他从这村里出发，还要翻大大小小好几个山头，才能走上从乌龙铺到镇川堡的大路。那条路最近运粮的民工络绎不绝，道路拥挤，老葛同志到镇川堡恐怕要天黑。熟悉当地情况的县长说中午休息，最好是沙家店区上——后勤部叫在那里成立一个临时粮站，供应驻在周围的野战军后方机关；可是因为野战军进到本县的前边，县上干部忙不过来，只去了一封信叫区上办理。

“那个粮站也是归镇川堡你领导的分区支前委员会管。你顺路了解一下办理得怎样，指示指示他们。”显然是农民出身的县长非常诚恳地要求。

走在老葛同志右边的县委书记更加强调地说：

“你非去一下不行。照你昨晚上来给我们说的那个精神，我们对毛主席亲自制订的这回作战计划没看透的话，他们区干部更摸不着边。区委书记新去还不到一个月，积极性满高，可是不了解情况。区长是个老经验主义，我的印象他很固执：因为他资格老，除非事情明摆下了，平级的干部很难说服他。”

边走边说,三个领导同志来到村西头。总是急着早出发的通信员,手里拿着骡子的口嚼口带子,在村边等着他的首长。

老葛同志站住笑了笑说:“好。我去一下。不过不了解下边的情况,恐怕解决不了具体问题。你们回去吧。记着,不要只看见野战军要进攻榆林,要想着将来本县也可能是战场,就不至于临时手忙脚乱。”

说罢,和送行的人一一握了手走了。

从这里起身,老葛就完全变成另一种心情了。这种心情既不是调动工作时所有的,也不像下去检查工作那么轻松;因为从今天晚上到达镇川堡起,在那里等着他的一个繁重的艰苦的任务,就要落在他身上了。

战争中情况的变化是多快啊!几天以前,他连想也想不到他现在要去执行这个任务。那时他在机关驻的村里看见老百姓家家户户磨麦子,一打听,说是预备过六月十五日吃扯面。他查了查月份牌,恰巧这庄户人的节令正是阳历八月一号。在五个月之内经过了延安的保卫战,青化砭、羊马河和蟠龙的三次歼灭战,又横扫了侵占陇东和三边的二马(马步芳、马鸿逵)匪军,然后回师无定河西大理河川的西北野战军要过生日了。大家还以为今年的“八一”在陕甘宁边区具有特殊意义,正等着西北局和边区政府关于纪念的指示,却接到召开高级军政干部会议的通知,部署一个新的军事行动。七月三十号黑夜,全军就分路向北出动了,至八月五号,各路大军都已到达了榆林前线。他从大理河川参加罢动员这回战斗的高干会回来,三天三夜没得闲,刚刚把各项动员工作搞出个眉目,又接到跟随前总的后勤司令部的电报,要分区派一个更得力的干部去镇川堡指挥粮食运输。地委马上决定他去,他既兼着分区党、政、民支前委员会的主席,自然要他去了。

出了米脂县上驻的村子走了二三里地,日头就满山红了。在路边上一卜柳树底下,通信员伪装起大骡骡的笼头和屁股,又给老

葛同志用柳枝拧了一个圈圈，让他套在草帽上骑着先走。

老葛同志骑在骡子上问：“吴忠，你真知道这条路怎么走吗？不要搞错了哇！”

“不是走沙家店吗？”吴忠仰起头问。老葛点头，通信员说，“走吧！眼合住也摸到哩。”

“噤噤，真会吹！”

老葛同志亲热地笑着，扯扯嚼口带子就走开了。吴忠把自己也伪装起来，跑步追了上来。

一路上棉麻五谷，瓜桃梨枣，正是山青水绿时节。可是受苦人却不多见。老葛知道：这回光绥德分区就动员起八千个民工，加上先后参军的和出长期随军担架的，眼前几乎所有青壮年都投入战争了。山坡上，星星点点有些锄地的老汉。山沟里，不断地碰见老婆婆或年轻媳妇压南瓜条。在一块一块河沟里的阳坪地上，时常看见一家一家婆姨娃娃总动员，在那里打掐棉花。有些妇女见他过来，急忙走到地畔上叫住他，喜气洋洋地要求他站一站。

“同志，”一个五十来回的老婆婆说，“我的小子叫招喜儿，官名叫李立成，年前冬里参的军，回来信说拨到新四旅上了。前几天开上去那么多队伍你晓得有新四旅没？”

“哎，同志同志，”另一个手里还捏一把小镢头的婆姨，直截了当问，“这回打榆林，有三五九旅哩没？我兄弟在七一八团打机关枪哩，我妈想得常念叨……”

有一个婆姨问得更没底，说：“同志，你晓得打罢榆林，咱的队伍又朝哪塔开呀？这回离家近了，你说我们毛娃他爸能不能抽空探一回家哩？”

吴忠听了头一个打听的老婆婆的话，就觉得可笑。他建议首长干脆不要理，因为这些妇女根本不懂得保守军事秘密。可是老葛同志很注意群众关系，他勒住大骡骡，带着一种欢喜的笑容听完她们的话，然后告诉她们：他是地方干部，不清楚军队里的情形。

而对那个要求他估计一下她男人能不能抽空探一回家的婆姨，则告诉她不要性急，耐心地等着把蒋胡匪军消灭干净再说吧……

“你信不信咱们能把他们消灭干净哩？”老葛含笑考问她。

“信哩！”那婆姨回答得也顶带劲，“我们村里开会时，工作人常念报哩，说咱们尽打胜仗。”

老葛沿路一处又一处和妇女们拉罢话，不觉已经走了很远。上坡下坡，拐弯岔道，自有吴忠注意，他自己骑在骡子上只管想他的心思——这些妇女们引起他许多的感想。

无定河从沙漠草地流下来，到这一带转弯向南，把米脂分成了两半。十五年以前，党分配他到米东县委（就是无定河以东这一半）工作过。那时候他是假装一个驴贩子活动，来开展赤色游击战的；可是还没有建立起人民政权，他就站不住脚了。游击队一活跃，反动军阀就开始在乡村里驻兵，豪绅地主编起保卫团，国民党又搞起一套保甲制度，最后竟强迫老百姓并村子和上寨子，造成无人区。他不得不按照上级的决定，撤回无定河下游清涧县的红区。现在，十几年过去了，这里已经变成老边区。反动军阀、保卫团、国民党和保甲制度早滚蛋了。老百姓经过了减租斗争和生产运动，今年春上又清算了地主。老葛在和那些妇女们拉谈中，就好像看见了成千累万翻了身的群众——先后参了军的，出随军担架的，以及这回支援榆林前线的大群大群的民工们……

他骑在骡子上想：“人民和我们党的血肉关系，谁再用甚办法也分不开了！”

天气很热，那骡骡爬上第三架山的时候，已经是满身大汗，好像一部湿淋淋的机器，有节奏地喘着气。山隘里路边上有卜青阳树，老葛下了骡子，拉到树荫底下等吴忠，一边让牲口歇歇气。他解开扣子敞着怀乘凉，在他面前一山一山庄稼好像海浪一般，高高低低参杂不齐地展开去。忽听得一声轻微的咳嗽，他调转头一看，身后的山坡上转出一个锄地的老汉，笑咪咪地朝他走来。老汉一

边装旱烟一边说：

“拿了个烟锅，忘了拿火镰，同志借个火。”

“对不起，”老葛抱歉地说，“我不吃烟，不带火。”

“啧。”老汉嘴一张，把装起的烟又磕进烟布袋里去。

老葛问：“老人家，你看今年的庄稼怎着哩？”

“不赖！”老汉说，指着眼前海浪似的山头，“按我的眼力看，七成年头把稳。谷穗出齐了，稻黍（高粱）收了花，黑豆角角也满稠。天要不下冷雹，饿不着人……”

老葛连连点着头，那老汉却说着感慨起来了。

“啊，”他用烟锅做着手势，画了个大圈，说，“咱边区这层人全仗毛主席活命哩！你该晓得胡宗南乍占咱延安的那股劲头哩吧？你看今年春早的那个架势啊，眼看咱老革命根据地的人就没法活了。哎噫，不着意胡宗南没值住几回摔打，扑了回绥德缩下去，再没听说厉害。四月里下了场饱雨，公家领导老百姓突击了一家伙，秋庄稼都安种上了。尽管那么多人出去打仗去了，你看眼前该是没一块荒地吧？”

“对，”老葛拍拍老汉的肩膀，笑说，“老人家说得好。”

“不是我说得好，”老汉却认真说，“是咱毛主席领导得好。胡宗南没把咱们治住，而今，看咱们野战军上来收拾他们的榆林吧！”

老汉说得十分带劲。老葛又问他现在把受苦人动员起来支援前线，对农事的影响大小？老汉说不妨事，正好。庄稼都锄了三遍，麦地早翻过了，人和牲口正是夏秋中间的空闲。拉谈到群众这回上前线的情绪，老汉拿头年阴历九月间解放镇川堡来比。他说那时节正收大秋，老百姓不顾庄稼撂在山里，抢着上前线，为的是镇川堡是扎在这地方老百姓眼里的一根钉子，谁也想把它拔了。

“这回野战军上来拿榆林，”老汉学着工作人员的口调说，“老百姓可高涨哩！”

正说着吴忠赶上来了，接去骡子的缰绳，就拉着下山。老葛亲

热地和老汉道了别，并问到大路和到沙家店的路程。

“翻过那架小山就是大路，”老汉指指说，“只怕那条路上运粮民工挤得走不开，要不用不了晌午，你们就到沙家店了。那塔有个粮站，我们村里也往那塔送粮……”

老葛下了沟，再骑上骡子爬上那最后一架山。当他又下了牲口下山的时候，就看见下边是一道比较宽敞的河沟，这河沟里就是从乌龙铺到镇川堡的大路。只见无数的驮粮毛驴和挑粮的“担担手”，不断头地从东往西走，人和牲口踏起的尘土好像一条黄龙。牲口笼头上和驮的粮口袋上插着树枝，人们戴的草帽上也套着树枝拧的圈子。从前沟到后沟，到处听见喊驴声和拉话声；有些赶驴的人在闷热的前晌嫌瞌睡，扬起嗓子唱着“信天游”。挑粮的队里一条条扁担在日头底下闪光，这里那里，“担担手”用搭在肩膀上的手巾，一边走一边擦着脸上的汗水……

“糟了糕了，”吴忠走着说，“他们走得慢，挤住路，咱们走不前去……”

“走不前去慢一点，忙甚么？”老葛说，兴奋地望着运粮民工雄壮的行列，想起即将到来的这次战役的伟大意义。

吴忠又说：“就怕飞机来了目标大……”

“人家那么多民工，”老葛不满地截住通信员，说，“大家都怕人多了目标大，那就不要打仗了。是不是？”

吴忠红着脸，不张声了。其实老葛也知道吴忠并不是怕，他只是尽心竭力为首长的生命安全和方便着想。而老葛却不能为自己的安全和方便着想，因此他们两人在这一点上经常不一致。

他们下了大沟，插进一队毛驴后头。毛驴前头是一大队“担担手”，再前头又是毛驴。前不见头后不见尾，黄土路上踏起的灰尘里带着牲口粪便的气味。老葛同志拍拍身边一个赶驴汉缀补丁的肩膀。

“老乡，你们是哪里的？”

“葭县倍甘区三乡。”

“都是葭县的吗？”

“不啊，哪塔的都有。前头的‘担担手’是清涧的，再前头那赶驴的是绥德的；后头有吴堡的、米脂的，还有山西过来的哩……”

“两省三州六县十八镇店，”更前边一个赶驴汉掉过头来逗笑说，“你看咱老百姓的势力多大！胡宗南进攻咱边区不是寻倒霉哩？”

老葛从这些话里觉得出民工们的劲头是很足的。他问他们是用甚么方式动员起来的，民主不民主，怎么样才能把战勤工作搞得更好一些。话头一引起来，说话的人渐渐扩大到十来个赶驴汉。前面的人并不是给他说，而是在他们自己中间拉谈。他听见众人说东的也有，说西的也有，可是有一点几乎是一致的：他们认为胡宗南在南路吃了三回败仗，就是还有些劲气，也不准再敢冒失进攻上来。那么这回要是拿下了榆林，往后绥德分区就不会有这么大的动员了。

老葛给众人解释这种想法如何使不得。他说不能希望敌人不敢进攻，而是要准备着在敌人敢于进攻的时候消灭它。众人七嘴八舌说：“同志说得也对！”

“飞机！”吴忠猛叫了一声。

霎时间，人们全不嚷了。仔细一听，耳边确实有一种嗡嗡的声音。原来当老葛和民工们拉谈的时候，吴忠只注意着防空。老葛知道他不管受甚么批评，也不让他跟随的首长出了岔子。老葛看见前后沟的人不安地仰起头，用手遮住日光朝天望；只是天空给几面的山头隔住，除非到头顶上空，人是容易看见飞机的。

嗡嗡的声音越来越清楚，越来越带着威胁的劲气。民工的队伍里呈现出稳，前前后后挑担的和赶驴的都停下来了。吴忠紧紧地拽住骡骡的笼头，一眼盯着路旁一个山水冲成的窄沟渠渠，低声告诉老葛，紧急时往那里钻。可是老葛却像没听见，他神色不

动，镇静地叫民工们不要慌乱，一边察看左近有没有适合大家隐蔽的地场。

他们这时正走在一道砭上，上头是山崖，下边是石岩，光秃秃的没一点遮拦。再走几十步，下一节坡，就是宽敞平坦的河滩。河滩上有树，河坪地里还有庄稼。地畔上站一个背枪的民兵，正在给停在河滩里的民工讲话：

“只要戴伪装，飞机过来千万不要动。人一乱跑开就坏了，正好成了扫射的目标。”

老葛问他身边的民工：“那民兵是跟你们一块上前线的吗？”

“不是哇，”好几个人眼看天空，心不在焉地说，“好像不多时才过去的一个走路的……”

老葛一听说是走路的，就非常赏识那民兵，他对众人说：“你们看，他一定有经验，人多了更不能乱！……”众人噫噫啊啊承认着，却无心听老葛的话，只管歪起头看飞机朝哪个方向过。突然间，有人嚷开了：

“小飞机！小飞机！”

“两架！哎，三架！”

“哪塔哩？啊？指一指？”

“西面那不是？看！看！过去了……”

三架美国造飞机在西面的山头上空，由南向北箭一般穿过去了。老葛估计敌机大约又是在无定河川的公路上袭扰，这里不过是飞机绕圈飞行经过的地区。民工们见飞机过去了，都松了口气。后边的“担担手”开始整端扁担绳子，预备重新挑起走。前头赶驴的也喊着河滩里停的民工：

“走哇！还等甚么哩？”

“等一等再走啊！”那民兵热心地在地畔上吼叫道，“老乡们听我说啊……”

只见那民兵又像在群众大会上演说一般，可嗓子给大家讲解：

飞机掷弹也好，扫射也好，都要先旋一个圈圈。头一回过去，总是没事。你以为他们走了，不当心，二一回过来，就来不及防了。

“就算咱们这块没露了目标，谁晓得咱们前头的人怎着哩？飞机场端从他们头顶上过的呀！咱们还是防着点好啊！”那民兵说着就伸出一只胳膊，命令老葛，“那个穿灰制服的同志，你指拨砭上的老乡都下河滩里来吧！这塔有树好隐身！快动静啊，不要卖呆了！”

“好好好！”老葛痛快地服从着，就执行起那民兵的“命令”，叫所有在石砭上的民工，包括他的通信员和牲口，统统赶紧下河滩里去隐蔽。

吴忠早已显出鄙弃那民兵的“自高自大”：哼！竟然“命令”起他的首长。他简直忍耐不住那股神气，走着还用白眼珠子瞟着那民兵，嘀咕说：

“不看看是谁，只管自己当司令！”

“不可罗嗦！”老葛服从命令，说，“老乡们，听民兵的指挥，走紧点啊！”

不一阵，砭上的人都到河滩里的树荫底下了。

没出了那民兵的预料，三架小飞机转回来了。现在在正西旋着圈子。猛然间，好像塌崖一般，传来一阵轰隆隆扫射的响声。众人都往树底下挤。“担担手”撇下扁担，抢着进入地畔上吊的南瓜丛里钻。有人还把南瓜蔓拉来披在自己身上。而那民兵却早跳下了地畔，用枪托帮民工们赶驴。

紧张！满沟隐蔽的人静悄悄的，几乎可以听见心蹦蹦跳。

盘旋了一个圈子以后，那三架飞机分散开十字交叉飞：这一架过去，那一架过来，有一架绕弯时正从这里隐蔽的人们头顶上过。它们几乎在西边同一地点的上空——这里所有愤恨的眼睛都透过庄稼和树枝盯着它们——斜起膀子，屁股上冒出黑烟来，轰隆隆地扫射！隐蔽的民工开始出现了不稳。恐怕那架掠过头顶的飞机朝

这里扫射起来，有人想换个地势。吴忠死劲拽着骡子的笼头，紧张地朝他的首长招手，指着他身后的一个水山坑坑，要求首先挪一挪地点。老葛不听他，只一眼盯着那民兵，欣赏他在另一边呐喊：

“拿稳！不准乱跑！老乡们沉住点气，一阵阵就没事了。”

想换地势的人给他喝住了。说话中，另一架飞机穿梭般飞了过来，人们又缩着脖子不动了。

过了一阵，三架小飞机扫射罢都朝北飞去了。可是人们还不动，全望着那民兵，等待他的吩咐。那民兵停了很一阵，才宣布现在可以走了。

人们从隐身处出来，拍打着身上的土，互相庆幸地看看，都说这回沾了这个民兵的大光。“担担手”去寻找自己的扁担，赶驴的扶正一时混乱弄歪了的粮驮子，又按原来的次序走开了。

老葛让通信员牵着骡子跟着走，他自己径直走到那民兵跟前去拉话。他想问问这个生龙活虎的人物姓甚名谁，哪区哪乡，现在到哪里去，怎么会有这防空的实地经验。没想到那民兵看见他，三两步就赶过来，喜欢地大声嚷着：

“葛专员！你也上前线去啦？”

葛专员看那民兵时，只见他年约二十四五，不高不低，不胖不瘦，是一条壮实汉子。太阳晒得他脸有点紫红。他满身庄户人衣裳，腰里扎一根皮带，背一支步枪，却不知子弹在甚么地方。

“你怎么认得我？”老葛奇怪地问。

那民兵说：“阴历四月间，我出随军担架，在绥德集中出发下南路，你给我们讲过话嘛！”

“噢噢！”葛专员恍然明白了，“怪不得你对防空这么老练。好，我们一块走。”

专员一边走，一边问他的情形。那民兵说他是沙家店区三乡的民兵队长，沙家店本村人。参加第二批长期担架跟野战军行动的时候，刚赶上蟠龙战斗；路过羊马河山里，胡匪一三五旅的死尸

还臭得呛人，他们捂住鼻子走了十几里。蟠龙镇一仗消灭了胡匪一六七旅以后，就到了安塞地面，参加了真武洞几万人的祝捷大会，听了周恩来同志的讲话，知道毛主席还在陕北，大家感动得流泪。往后就过志丹县的老森山，打下陇东的曲子和环县，返首收复了三边，到大理河川的双湖峪，任务满了，第三批随军担架替回他们。

“啊，”葛专员问，“你这才往家走吗？”

“不是，”民兵说，“回来好几天了。七乡上捉住个敌探，送到区上。区上叫我派人往县保安科送，这回我们这塔紧挨前线，民兵全出了发，我自己送去来。葛专员，晌午歇我们村里吧？”

老葛记着县委书记和县长说的粮站的事，说：“我是准备到你们区上去的。”

于是两人在运粮民工的行列里拉拉谈谈走着，吴忠拉着骡子追上来问首长骑不骑，老葛宁愿走着和他很喜欢的这个民兵拉谈。

不觉走到前沟，见满沟乱杂杂一群人，还夹杂着几头毛驴。只听见一片聒聒噪噪的说话声，到跟前一看，这就是刚才被敌机扫射的地点。人们让开路，在一旁做着遭受损失以后的善后工作。有人跑到左近一个村里叫来几个老婆媳妇，拿着针和麻线缝补着被射破的粮食口袋。有好几处，民工们用手揽着撒在地上的小米和麦子，往缝补好的口袋里装。众人打问着损失的情形，都说：“没伤着人，算幸运。”

葛专员一边走一边看看，也没停留，和那民兵一齐走了。

又走了一二里地，拐了个弯就看见不幸的场面——河滩里横七竖八倒着些死驴。有的驴炸破了肚皮，却还卧在地上啃着青草。奇怪的是聚在这里的人却不多，少数几个像是运粮队里的头目，在商量死了驴的粮食该怎办？另外一些死驴的主家在互相诉说各人喂那驴的经过，以及失掉驴对他们生活上必然会起的影响。……

葛专员和民兵离开了络绎不绝的民工行列，到出事地点察看

了一阵。老葛问：

“粮食口袋损下一沟，人都哪里去了？伤了人吗？”

“唉！”那几个当头目的一齐叹气，说，“不能提了。”

于是众人七嘴八舌谈叙：人们没经验，飞机一来尽瞎跑，结果死了三个人，伤了十七个人。牲口和粮食损下没关系，人要紧，民工们背着和抬着伤亡的人到左近一个村里去了。受伤的只要有口气，少不了当地动员往乌龙铺医院送；死人也怕要到有兵站的地场，公家好想法装穿……

“同志，”有一个民工问老葛，“你看我们这么办，对着哩吧？”

“对着哩。”葛专员说，心里惋惜着这个损失是多么冤枉啊！他想起胡匪进攻延安以后毛主席说的一句话：边区的群众力量是大的，胜利的关键在于组织和领导这个力量。那民兵在后沟里自动领导群众防空的那种为人民服务和对人民负责的精神，在他脑子里留下的印象更强烈了。

那民兵安慰罢死了驴的老乡，过来找葛专员一块走。

“你叫甚么名字？”葛专员走在路上问。

那民兵说：“石得富。”

“石得富。”葛专员重复了一遍，要用心记住这个名字。

他们继续拉谈着，奔沙家店去了。

第 二 章

沙家店是一个有百十户人家的村子，本是葭、米、榆三县中间的边远地场，离这里最近的镇店就是往西三十里的镇川堡。自从国共分界，镇川堡变成反共前哨和逃亡地主会聚之地以后，米脂县才在沙家店新设区，加强边境工作的领导。经过减租斗争和生产

运动,这里又在毛主席“发展生产、繁荣经济”的口号下立起了市集,左近各乡村的老百姓好不高兴,都说:“再不要胆战心惊到堡里去量盐驮炭了。”不过因为地面穷苦,又是新立的市集,多少有点“日中为市”的味道,粮米、油盐、棉布、柴炭之类就是主要买卖,商号像样的也就是全区老百姓集股办起的一个合作社。镇川堡解放以后,各样生意又大大衰退,论热闹,就数上野战军上来进攻榆林的这几天了。

大路上白日黑夜过运粮的民工。打早从乌龙铺仓库装上粮到镇川堡去的,正好晌午到沙家店吃喝休息,满沟的树荫里尽是人和牲口。卖瓜果、鸡蛋和饼子的,也在人群里乱串,成了聒聒噪噪的闹市。离开大沟往东一个拐渠里,那区委会和区公署的所在地,早先是这乡镇的住户区域,这阵因为办起了粮站,周围几十里的桃镇区、印斗区、高庙区和本区的庄户人往来送粮,攻榆部队的后方机关派人拿支粮证和粮票来领粮,时常满满拥了一渠骡马毛驴,队伍和庄户人前呼后应,尽一天没个宁静。部队的同志都有防空的观念,总是把骡马寄放在农户家的驴圈里,才上粮站去领粮。而老百姓则图省事,像平时赶集一样把驴一串一串链在村坡上和打谷场里。你劝他们,他们还说不妨事,交罢粮就走了;结果飞机一来,总是急忙中找不到个合适隐蔽处,恨不得往农户住人的窑里拉,弄得来沙家店有时真像战场一样紧张……

飞机在沙家店以东扫射的那阵,区委书记金树旺刚刚从粮站出来,回区上去。区上占的是一家逃亡地主近年新修起的住宅,粮站则在那家地主老住宅旁边的仓窑院里,相隔几百步远。他一边走,一边盘算着粮站的问题;这问题他已经盘算了好几天,到现在他认为非适当解决不可的时候了。虽然区长的看法和他还有距离,而且相当地坚持意见,可是他准备作一次最后的努力来说服他;一定说服不了的话,即便请示一回县上,问题也不能再这样拖下去了。